

反哺的爱

黎锦

每隔两三天,她会坐上公交车去一次母亲家。27公里的路程,如遇堵车,单程一个半小时。

她从不空手,不是从自家带菜,就是下车后去附近菜市场买菜。进了门,她系上围裙烧菜,陪母亲吃两餐,晚上再回自己家;或者,就在母亲家住上一晚。

父亲去世后的最初几年,母亲还能自己乘公交车在自己家和她的家两边跑跑。后来年纪上去,腿脚越来越不好,一个人乘公交已然成了畏途。她就常派先生去把母亲接到自己家。在她家,出门有电梯,有现成饭吃,有一日到晚细致入微的嘘寒问暖,尤其有每晚和女婿、外孙围坐在灯下饭桌边的其乐融融。

今年春节遇到疫情,母亲在她家一住就是三个月。五一节后,禁不住母亲唠叨了几次“想回去看看”,他们这才将母亲送了回去。那一日她又去看母亲,刚聊了几句,母亲叹了口气:那浴缸啊,过两年我怕是不能爬不动了——母亲家卫生间里的老式浴缸是最大的安全隐患。重装卫生间的想法不是一两天了。

她想想明年,母亲就84岁了。此时楼

上楼下传来的敲砸声不断。母亲家靠近机场,小区里家家户户正在配合机场的降噪工程换门窗。不如趁此机会,把卫生间重新改装了呢!她立时三刻就下了决心。转头就联系了装修公司。将母亲又接回自己家。自此开启三天两头两边跑的局面。别看只装修个小小的卫生间,麻烦一点不比全装少。当时正值盛夏,她比去年此时瘦了好几斤。

这些年,面对母亲的老去,她时常感叹,怎么这过程像极了孩子的成长?只不过孩子的成长是在一个瞬间突然增加了一项技能,而人的老去正相反,是突然间失去了一个技能。这几年,母亲不是今天将饭烧糊,就是明天怎么也想不起一个老邻居的名字,连她6岁时调皮摔断胳膊的事也记不起来了……

而母亲,偏又对她这个身边的孩子越发依赖,钱包被人摸走,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打她电话;家里电路断了,或电脑开不了机,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女婿。每次的大事小情,必是她第一个冲出去,久而久之,原本家中最小、最娇



旧时茶摊

李丹崖

有时,会想起多年前的一个茶摊。茶摊在路边,随便搭了一个棚子,竹竿撑起两只脚,另外两只脚是矮矮的屋檐的两角。那是一座两间连在一起的瓦屋,看样子,两间房不是一起建成的,因为,一间是青砖,一间是红砖。瓦屋后面有一株很大的泡桐树,花开时,清香悠远。守着茶摊的是老两口,七十岁左右,手摇蒲扇,人很干净,看起来,面容也很慈祥。

茶摊在我家去镇子上初中的中间地带,我家距学校约十公里,我每周才回家一次,每次路过茶摊,都要歇一歇,喝上一杯茶。那时候,还不知道茶分绿茶红茶黑茶……只知道,开水中煮了东西,变了色的,统称“茶”。

来光顾茶摊的客人,多半是赶集走累的乡下人,帮人拉货的脚夫,还有,就是我这样的学生。那时的天气多热呀,热锅上烤一般,我每次走到这里,都会咕咚咕咚喝上一罐茉莉花茶,茶多半是温热的,最能解暑。老两口看着我喝茶,面带微笑,还会不停嘱咐:“慢点喝,喝完免费再续。”

说这话,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事情了,那时候我才十二三岁的样子,一罐茶,才一毛钱,而且随便喝。有时候,在学校呆了一周,花光了所有的生活费,老两口索性就不要钱了,免费请我们喝一杯。老两口似乎子女都在外地,他们常说:“看着你们这些学生喝茶,就像看到了我自己的孩子在身边一样。”

有一年夏天,下了滂沱大雨,我还没有赶到茶摊,就浑身浇了个水透,远远地望见了。那雨天的雨下的也确实大,天黑了,都没有停的意思。路上,货车也多,怕我们有危险,老两口坚持留我住下。记得很清楚,我换了老大爷的干衣服,吃上了老阿妈擀的面,发了汗,才没有感冒。晚上,他们拿出了干净的凉被(应该是为他们的孩子准备的),铺好了,让我住下。那时候,没有电话,父亲看我没有回家,心急如焚,一路找着,直至找到茶摊,打探之间,才知道我被两位老人家收留了,感激得泪在眼眶。

后来,我喊两位老人家“爷爷奶奶”,视他们如亲人,甭管有钱没钱,都是茶摊喝茶,到了冬日,还能吃到老人家煮的羊杂汤,或者是刚出锅的小麻花。老人家家的茶摊多小呀,两间屋,一副棚子,多年如一日,驿站一样,停歇着我的青春记忆。

大概我考上大学那年,两位老人相继离世,我去送老人家最后一程的时候,看到除了老人家的亲戚,还有很多熟悉的面孔,他们都是老茶客,言谈之间,说起往事,才知道,他们或多或少都在老人家的茶摊留宿过。

人生边上

偏襟衣

夏小芹

我对偏襟衣最初的记忆,是缘于母亲的那件绿色偏襟上衣,它犹如百褶裙在时间的皱褶里旋转了很多年。

记忆中母亲喜欢穿绿色偏襟上衣,从领口向右一直延至开衩处有好几枚盘扣。那盘扣一圈一圈的宛如清澈的水面荡开的波纹。这件衣服有着棉布的质感和植物的芳香,年轻的母亲穿着它,油亮的麻花辫垂至胸前,似乎整个人都变得明亮起来,人也显得端庄。母亲舍不得做新衣服,但做一件必讲究。记得有一次,母亲带我去镇上的布店买布。店里紧挨着墙壁的立柜里,摆放着不同颜色的布匹,大都是棉布和的确良,也有绸缎的。母亲喜穿素色或花色淡雅的衣服,所买的布也是素色。母亲买好布,我便跟着她来到镇上的一家裁缝店。只见店里挂着许多做好的偏襟衣,大都是上衣,旗袍很少。有的衣服领口处,沿襟处以及袖口处和两边开衩处都用绸缎镶了边。偏襟上衣除了料子的不同,大都是大同小异,而最美的就是上面的盘扣。有的形似琵琶,有的形如轻盈飞舞的蝴蝶,还有的如一朵朵盛开的梅花,这些盘扣在我的眼里就像精致的艺术品。

奶奶也穿偏襟衣。记得一年夏天,奶奶买了一块淡青色的确良料子准备给自己做一件偏襟上衣。她先在桌上铺好布料,又量了一下旧衣服的尺寸,再用木尺和画粉在布料上画,有时还把旧的偏襟衣放在上面对照。按着尺寸裁好后,接下来就是缝。奶奶的手巧,针脚很细,偏襟的门襟、下摆、袖口以及两边的开衩都留有一寸多的贴边。缝好后就用几根长布条儿缝成细细长长的硬条儿用于盘扣,她盘的扣子是一字扣,一字扣缝在门襟处犹如一朵朵未开的蔷薇花苞。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用装有开水的茶缸把衣服上的针脚熨烫一遍。奶奶做的偏襟衣讲究得体舒服,穿上做好的衣服,奶奶看上去显得清爽精神。

外婆是穿偏襟衣时间最长的人,一连四季都穿,就连冬天的棉袄也是偏襟的。记忆里最常看到的画面是她身穿靛蓝色偏襟衣,花白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发髻,坐在门前手拿针线缝偏襟衣的情景,落日的余晖洒在她的身上,靛蓝色上衣似透着古老的言语。光阴让她的身体如身上的衣服一样,已失去了翠绿的汁液,但她的针线活以及说话的嗓门依然有着年轻时样子。她说自己待字闺中时就学会了做偏襟衣,最漂亮的一件当数出嫁那天穿的嫁衣,大红绸缎,沿襟处有漂亮的刺绣,喜庆得很。彼时,一脸慈祥的外婆眼睛里闪着光芒。

我的衣橱里挂着不同款式的偏襟衣,每次对着镜子穿着时,我仿佛看到母亲、奶奶以及外婆对镜穿着的样子,那些漂亮的盘扣在她们的逝去青春里应是盛开在心尖上最美的花。

札记

“一咸一淡”,无意中道出了人生的两种常态,道出了过日子的两种滋味。

人生本来就是由酸甜苦辣构成的,平凡的日子也是由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百味之物构成的。没有谁的人生一直甜到腻,也没有谁的人生一直苦到无边。咸淡相依,甘苦共存,这才是人生和日子的常态。

我见过一些人,在物质上富足丰盈,本来是令人艳羡的一种人,但在心里残存着狂妄自大、自以为是,甚至胡作非为,最后,他们硬是把有滋有味的日子过成“惨淡”无味,让人唏嘘。而有些人,却积极进取,把自己平淡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。

所以,日子的咸淡滋味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,也没有固定的时间划定和口味轻重设定,因人而异,因境而造。有时候交织反复,跌宕起伏,有时候又咸淡失宜,“咸”者愈咸,“淡”者愈淡,让人大跌眼镜。而“咸淡”的起承转合,一方

日子的气味

杨德振

面可能造就一些传奇人生,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一些悲情故事。这期间,最大的因由是人生咸淡的“拿捏”技能和水平有不同,“太咸”,容易“呛”人;“太淡”,又容易让人失去生活的激情。

依我看,过日子要尽量做到咸淡相宜才好。在“咸时”想到“淡时”,屏气凝神,韬光养晦,节制自敛;在“淡时”砥砺前行,不向命运屈服,力争用双手奋斗求转变,或积蓄力量等待“翻身”。更重要的是,心中始终要容得下“咸淡”二字,装着它的分量,不以“淡”为苦,不以“咸”为傲,多一点豁达与宽容,少一点苛求与贪婪,日子就一定会过得有滋有味、有声有色。

民间语文

岛上的中文课

沈鹏

现实中又见到了这些欢蹦乱跳的学生们。在岛上做了这么久中文老师,来写写我的加拿大学生吧。他们和我中国的学生有些不同,全是当地华人移民的孩子,五岁到十二岁都有,所以大多是混龄组班。他们有的刚从中国来,上了几年小学,能一口气背几十首唐诗。有的,来的时候很小,只有三四岁,所以来了很多年,却没有中文基础。

然而,他们和国内孩子一样上课都很认真,一笔一划像画画一样写中国字,也爱听课文里的故事。不过,岛上的学生总是不时冒出各种奇怪的问题——他们不知道中国成语故事为什么会有好多类似“守株待兔”“揠苗助长”里那样一意孤行的“怪人”?北方的孩子没见过江南的植物——《春江晚景》里“蒌蒿”难道真的不是野草……我听过最好玩的质疑是,老牛撮合牛郎织女结婚固然讲了牛郎,但难道不是坑了织女?

有一次更搞笑,一年级学课文《端午粽》,一个很逗的小姑娘读了两遍后,和我“抗议”道:“老师,下次不要再学写食物



的课文了,我已经听饿了……”据说,下课后她还央求家长给她和同学做一次粽子尝尝。哈哈,Chinese Food对小朋友的诱惑实在太大了。

他们上课还爱涂鸦——画一个个圆圈圈连起来,里面各种图,告诉我那是他们写作的脑图。写作文《自画像》,文章旁也要配上自己涂鸦的一幅古灵精怪的漫画“自画像”。

他们最喜欢课本表演,演临阵前悲愤交加的老陆游,学童话中七嘴八舌的小动物……每次虽然是即兴发挥,却演得活灵活现,让其他小朋友都乐得不行。

就是这样一群生活在加拿大小岛上天真自信的象孩子。他们吟诵着古代诗歌,描摹着象形文字,学习中国故事,嘻嘻哈哈又一本正经。

我希望有一天,当这些远离中国的中国孩子回到故乡烟雨朦胧的温暖土地上,或站在大都会博物馆浩瀚的中国展品前,抑或随便走到世界哪个国家的中餐馆,坐下来品尝佳肴时,会记起,这些风景、艺术,在小时候岛上的中文课上就曾遇见过……今天终于可以亲身感受——原来“她”是这样的神奇美丽。

东张西望